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moody illustration. In the foreground, a pair of hands in white gloves holds an open book with yellowed pages.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blue night scene with silhouettes of trees and a crescent moon.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a classic Japanese woodblock print or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日〕 东野圭吾 著

李盈春 译

从前 我死去的家

むかし僕が死んだ家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むかし僕が死んだ家

从前 我死去的家

〔日〕东野圭吾 著

李盈春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前我死去的家 / (日) 东野圭吾著; 李盈春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302-1842-6

I. ①从… II. ①东…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391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2854

MUKASHI BOKU GA SHINDA IE

© Keigo Higashino 1997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从前我死去的家

CONGQIAN WO SIQU DE JIA

〔日〕东野圭吾 著

李盈春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842-6

定 价 49.5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7

第二章 ——73

第三章 ——119

第四章 ——183

尾 声 ——241

— 序 幕 —

XI XII I II

陪伴我度过童年时代的那栋老屋要拆的消息，是在一个月前，过去曾是我父亲的人写信告诉我的。这当然是他和过去曾是我母亲的人商量后的决定。他们几年前就搬离了那栋老屋，如今在临近海滨的公寓里过着悠闲的生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安度晚年。

信上不仅写明了老屋拆除的日期，还具体到动工的大致时刻。想必他们期待我在这一天的这一时刻前回到那栋老屋吧。

只是我要辜负他们的期待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不想和他们见面，再怎么讲，他们也曾是我的父母，拒绝他们是说不过去的。我只是害怕，怕那栋老屋里会存在一些超乎我想象的回忆。

拆除老屋那天，我窝在自己的公寓里，听音乐看书打发时间。我没有出门，因为我谁都不想见。

然而，虽然我摆出听音乐看书的样子，脑海里想的却全是那栋老屋。我从前复习迎考时待过的房间，全家围着暖炉看电视的

客厅，为了知道晚上吃什么连书包都来不及放就去偷看的厨房，还有壁橱、窄廊和光线昏暗的储藏室。

眼前仿佛浮现出那栋老屋被拆毁时的景象：墙壁被砸碎，地板被拆除，柱子也被折断。柱子上或许还挂着那只一周会误差五分钟的老旧壁钟，墙上可能还贴着那幅印有报社名字的好几年前的挂历。而窄廊上，想必也依然留有那块直径约三厘米的焦痕吧。那是我念小学时用放大镜烤的，当时被父亲一顿好骂，吼得我耳膜都差点震破。

诸如此类的胡思乱想在我脑海中来了又去，最后，记忆里的那些画面渐渐模糊，只剩下变成深褐色的记忆碎片。

说到房屋，还有一栋令我无法忘怀。

与我幼时居住的那栋纯日式房子不同，那是栋富有异国情调的白色小屋，静静地伫立在人迹罕至的山中。

一想起那栋小屋，我至今仍忍不住全身发抖。难以言喻的恐惧压迫得我胸口作痛。一个人睡在床上时，简直恨不得用毛毯蒙住头。

但另一方面，也有类似怀念的情绪涌上心头，甚至仿佛有某种事物在呼唤着我。

不过我决不会再前往那里。我很清楚，为了我自己着想，还是彻底死了这条心吧。

我曾和一个女人一同去过那栋白屋，目的是寻找某样东西。其实我和她都不知道要找的是什麼。只是一种在那里可能会有所

收获的朦胧期待，促使我们踏上了那段旅程。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对是错。

那是两年前的事情。

— 第一章 —

XI XII I II

1

我在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一切的开始。

一听声音我便辨出了对方是谁，那带着几分稚气的独特嗓音让我内心一阵激荡，但我还是刻意用例行的口气问：“请问您是哪位？”本来是想在她面前逞点强，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样做未免太无聊。

“噢，我是中野。”她报的不是原来的姓氏，而是结婚后改的夫姓。看来她也在以她特有的方式逞强。

“中野？”我继续装作想不起来的样子。

“啊，不好意思。我是仓桥，仓桥沙也加。”

“是你啊！”我一副终于反应过来的口气，演技拙劣。

“前几天的聚会上多承你关照了。”说完，她陷入了沉默，仿佛不知道如何接下去。这也难怪，“前几天的聚会上多承你关照了”——这句寒暄本身就与事实相去甚远。

我对着话筒轻笑了一声。“说起来，那天我们几乎没怎么聊过呢。”

“是啊。”沙也加似乎也放松了不少，“你只顾着和男同学说话，都不来我这边。”

“你还不是不一样，一直在躲着我。”

“没那回事。”

“是吗？”

“是啊。”

“呵……”我拈起桌上的自动铅笔，咔嚓咔嚓地按出笔芯。难堪的沉默持续了几秒。“算了。”我说，“那你今天打电话过来是为了什么事呢？纯粹的闲聊？”

“才不是。”话筒里传来沙也加的呼吸声，虽然很轻微，但我还是察觉到她的气息有些紊乱。她下定决心似的开口道：“我有事要和你见面，你有时间吗？”

我有些惊讶，没想到她会主动提出见面。望着铅笔芯，我问道：“什么事？”

她顿了一下，回答：“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耳朵贴着听筒，我不禁开始浮想联翩。脑海里涌现出若干好似三流言情小说的故事情节，但我实在不相信沙也加会为那种事打电话找我。不过我还是问了一句：“这件事和我们俩有关系吗？”

“和你没关系，”她立即否定，“是我自己的问题。不过我希

望跟你谈谈，还要请你帮个忙。”不等我回答，她又抢先说道，“你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

我内心涌起强烈的好奇心，但还是按捺着继续问道：“这件事你丈夫知道吗？”

“他现在不在。”

“不在？”

“他去美国出差了。”

“这样啊。”我用食指将铅笔芯推了回去。

“不过你别误会，”她的呼吸又有些紊乱，“即使他在也无济于事。”

我沉默了，完全摸不着头脑，但从她的口气里，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看来需要谨慎对待。

“你还是再好好想想吧。”我舔了舔嘴唇，“其实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不是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见面非常危险，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是深思熟虑后才拜托你的。”

“可是……”

“求你了！”她艰难地说。我仿佛看到了她固执的模样：眼睛定定地望着远方，眼圈也泛红了。

我叹了口气，略显生硬地说：“明天下午我有空。”

“谢谢。”她回答。

从高二到大四这六年时间里，我和沙也加是一对恋人。不过我们之间并没有炽热的情话，也没有特别浪漫的回忆。不知不觉中，就已交往六年了。

为我们的关系画上句号的，是沙也加。

“对不起，我喜欢上别人了。”

她没有说出“我们分手吧”，只是沉默地垂下视线。但一切已尽在不言中了。我们曾经约定过，彼此不束缚对方，不向对方撒娇，想结束关系就坦白挑明。所以我虽然恋恋不舍，却也无法开口挽留。

“我知道了。”面对低头不语的她，我只回了这一句。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重逢是在七年后的初夏，在新宿举办的高二同学会上。不可否认，我选择出席有期待见到沙也加的因素。

在会场上，我一边和长了岁数的同学们谈笑风生，一边用眼角余光寻觅她的身影。正如我期待的那样，她也来了。过去我们交往时她那纤瘦的身材，如今已有了几分女性的圆润，化妆技巧也高明了许多，成功塑造出沉稳的气质。但不经意一瞥间，我发现她依然透着少女般的危险气息，与和我交往时一般无二。确认了这一点，我终于略感安心。因为这才是沙也加的本质，失去这种特质的沙也加是无法想象的。她与人群稍稍拉开距离，保持着自己的独立领域，警惕的眼神不动声色地扫视着四周。

我感觉到她向我投来了目光。如果我遇上她的视线，也许我

们就会攀谈起来，但我假装没注意。

同学会的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大家开始轮流发言。轮到沙也加时，我低下头，望着手上兑了水的酒杯。

四年前结了婚，现在是全职太太，这就是沙也加的近况。丈夫在贸易公司上班，很少在家——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以前根本无法想象从她口中会听到如此平凡的话题。

“有孩子吗？”以前当过班委的女生问，这也是照例要问的问题。我喝了一口兑水后稀释的酒。

“嗯……有一个。”

“男孩吗？”

“不，是女孩。”

“几岁了？”

“快三岁了。”

“那正是最可爱的时候呢！”

对于前班委的话，沙也加没有立刻搭腔，停了片刻后，才以比刚才更轻的声音回应道：“嗯，是啊。”我不由得抬头看了她一眼，因为感觉到她的声音里隐藏着很深的痛苦。但除我之外，谁也没有发现她那轻微的不自然，下一位同学紧接着开始了发言。

沙也加取出手帕，轻按在额头上，仿佛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她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我又凝视了她片刻，她似乎感受到了我的视线，转头望向我。这是我们那天第一次目光交会。